詩演義

二

三章皆賦也君子偕老言婦之與其君子宜偕老而終身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爾不當再嫁也副笄六珈副之言覆也乃后夫人之首飾蓋編髮爲之所以覆其首若今之步揺是也笄所以卷髪曰笄者其端刻爲雞也六珈者既笄而又加飾錢氏曰今之步揺加飾以珠少者止於六多者至於三十六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言夫人雖有是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興也鶉鶉鵲也陸佃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奔奔無常居之意也鵲亦有常匹者彊彊行不越畿界也頑與宣姜非耦相從亦鶉鵲之不若故其言如此曰我以爲兄者託爲惠公之言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者小君謂宣姜也

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故
美之如是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三章皆賦也定者營室星也夏正十月此星昏而正
中可營宮室楚宮者楚丘之宮也揆之以日揆度也
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
景以正南北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凡宮室之成必

於旁植木以護居備用榛似栗二者皆可供籩實椅亦桐屬即梧桐也又名青桐子可食單曰桐者其種甚多可作琴瑟者白桐也以其子壓油者岡桐也梓者楸也又謂之檟陸佃云人呼梓為木王木莫良于梓也漆者其液黏而黑可飾器物爰伐琴瑟言椅桐梓漆皆中琴瑟之材也合而言之六木皆中用故宜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雨既零言時雨既降也時雨而曰靈雨靈者善也猶曰膏雨甘雨也命彼倌人令主駕之人整其駕也星言夙駕出之早也說于桑田言舍止于桑田蓋勸農與蠶二事也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非但此人持心誠實而淵深能勤於當務如此而其致馬之富亦至三千匹之多矣軍國之需以馬為先故

言駷牝之多駷者馬七尺以上也心之塞淵乃萬事之本但言馬而他事可知矣春秋傳言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其事無不立可見

蝃蝀

刺淫奔之詩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傳曰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也之此也言此淫奔之婦也懷昏姻
者思念男女之欲也大無信者女子以不自失爲信
故記曰信婦德也不知命者命即天理言其悖理也

相鼠

刺人之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興也人之外無禮儀則内無實德而人心亡矣雖生

何爲乎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亦各止其所之意如足容重手容恭皆是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者身也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

不成人故言鼠必有體以興人必有禮遄死急死也

干旄

衛大夫往見在下之賢者國人見而美之也自 蝃

言組皆似繩者馬之駕車非四則六此言五馬亦見
其多而已不必泥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
干旄者析鳥羽於旗干之首也城即都也祝屬也一
云織也漢書天子駕六馬此言良馬六之蓋夸辭也
告之言告以善道也前二章言畀之予之他非所望
也其所望者唯在於善道爾

歸途而行於野中見芃芃之麥自傷許國褊小欲告許于大國而無由控者待而告之也誰因者無可因之人以往告也誰極者無人能至於大邦也大夫君子者敬之之辭其阻己之行雖若可恨然其所執者義故敬之而不敢以為恨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曰爾之所以處我者百方亦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也夫人之欲歸者情也其不可歸者義也不可歸而竟不敢歸以義而制情也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

歿則不得歸寧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
故也
衛國風
淇奥
衛人美武公之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三章皆興也淇奥淇水之隈也猗猗然竹之美盛也有

匪君子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君子武公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復磨以沙石言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切磋琢磨德益修矣又言其充積而發見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皆發見於外者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赫顯威也咺疑與烜通光輝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威德之發見者接於人人自得之觀感而不忘之也大學以切磋琢磨爲學問自脩知行

以玉飾弁之縫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
服飾之尊嚴蓋有君子之德而文以君子之服斯之
謂稱其服者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說文簀牀棧也竹密比如簀言其盛也如金如錫煉
之精也如圭如璧琢之成也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
成就者如此寬兮綽兮寬宏也廣大之意綽緩也從

容之意廣大從容見其德之自然而非勉强者矣猗
重較兮言其在車之時其有容可知也猗與輢通車
上兩旁植木也較者木橫輢上謂之重較者詩詁云
軾者車前橫木在輿之上高三尺三寸較在軾上又
高二尺二寸較軾通高五尺五寸人立車上則憑較
有所敬則俯而憑軾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云重較
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謂威德之君子言無非禮雖
戲謔之言亦不為暴虐蓋言之當理則不為暴虐侮

為合而以槃為室義頗牽強如後說則考擊槃器義頗分明而下云在澗文不相蒙傳所以兩存其說也

碩人之寬言碩大之人心廣體胖能陶陶而樂不戚戚而悲也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蓋謂人不我知獨處一室倦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自誓不忘於此樂其遯世無悶者蓋如此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在阿者所居在岡阜曲處也薖亦寬大之意弗過者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亦言其長也說于農郊言自齊來嫁于衛舍止近郊也四牡有驕駕車者皆壯健之馬也朱幩鑣鑣幩者馬銜外鐵以朱纏之而鑣鑣然盛美也翟茀以朝翟者以雉羽飾車也茀者車前後之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言朝見者宜早退無使君勞于政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首二句言氓之蚩蚩然無知而抱布以來易絲
也氓者民也乃鄙賤之稱以其棄已故鄙其人也爾
雅葛紵麻曰布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其來非特為
貿絲也乃來就我以謀昏姻爾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送之遠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心雖悅之而不遂往

財賄以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上二句言己之容貌未衰如桑葉之尚潤澤也于嗟鳩兮無食桑葚甚桑之實也俗云鳩食葚多則致醉以興下句女無與士耽也蓋曰男戀於女猶可解說女戀於男不可解說矣此甚言女之失行人所共惡爾其實則非禮苟合男女同罪不可謂士

之耽戀爲無害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首二句言桑既黃則落以比己之容貌不免於衰也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言自我來爾家其初三歲甚貧
苦蓋爲夫婦非止於三歲但三歲辛勤以爲生計其
後則不貧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漸漬也帷裳車之
飾一曰童容即襜帷也言見棄而歸乘車渡淇水而

復也踐言也始相好時信誓甚明今乃不思踐言也不思其反亦已焉哉既不踐言而棄絕則亦已矣無可奈何之辭也

嘗謂國風淫亂之詩固多男女之自道而亦當時才子為之耳然其詩非能刺之也乃以邪淫之心為邪淫之語如今之傳奇述其離合悲歡如親問答豈亦譏刺乎乃所以道人邪淫者也其道人邪淫如桑中之類是也以正義而刺之如牆有茨之類是也今氓之詩備見棄絕之情其意深其辭婉如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此豈婦人所能道者耶朱子謂淫奔之詩多為男女自道之辭而非譏刺固足以破舊說之謬矣而謂才子所作乃導人以邪淫則未及言也故於此發之

竹竿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四章皆賦也籊籊竹之長而其尾殺也思以長竿釣

淇水蓋憶未嫁之時在家之樂而義不得歸故切於

懷然亦已焉而莫之致矣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懷故地泉源則在左淇水則在右記之雖不忘而

無復重即其地蓋以女子既有行則遠其兄弟父母
乃禮之當然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巧笑則瑳然而見齒佩玉則儺然而有度追憶在衛
而出遊之時其女伴相與如是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言安得具舟楫而遊於淇水以忘我憂乎或謂追憶昔
時出遊淇上如第三章之意亦通

芄蘭

傳曰此詩不知所謂輔氏以爲譏刺在位之人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以芄蘭之枝興童子之佩觿芄蘭一名蘿摩草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觿以象骨爲之如錐可以解結乃成人之佩而童子佩之譏之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其雖佩成人之佩而其才能不足以見知于我也

末二句言其雍容而自遂又悸然而下垂言其雖有貴者之飾而實無所能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以芄蘭之葉興童子之佩韘韘以象骨爲之射則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開體謂之決又謂之沓能射則佩之以童子而佩亦譏之也能不我甲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即舠也舟之小者崇朝終朝也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婦人以字稱其夫而謂其武勇為邦國之桀乃執丈二之殳為天子之前驅焉以賢者而執賤役不以為恥而婦亦不羞其卑於以見夫婦之俱

賢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自伯東行髮如飛蓬之亂非無膏以澤髮也非不能沐髮以去垢也第以夫不在家無心以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望天之將雨而杲杲然日出望夫之即歸而竟未得歸故願言思伯雖至於首疾亦所甘心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與萱同謂之忘憂草婦人憂夫之不歸故言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可以忘憂乎心痗思之切而至於心病也

有狐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有狐綏綏然而求匹言鰥夫似之也憂其無裳欲嫁之也

之或然而未有據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三章皆比也木瓜木桃木李物之賤而輕者瓊琚瓊瑤瓊玖物之貴而重者投我者輕而報之重非徒曰報其恩施而已也乃欲以結永久之好爾瓊者美玉琚佩玉之名以其居兩旁之中故曰琚瑤亦玉之美

者玖者石之次玉而黑色也

詩演義卷三

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三章皆賦而興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黍之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即粟也嚴氏曰黍有二種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穤也考之經傳或黏或不黏或高而實黑或低而實黃皆謂之黍稷一名穄其苗穗亦似蘆為五穀之長月

今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因黍稷起興言其行之遲遲心無所定也知我者謂我心憂其知我者忠臣之心也故以我為憂國而傷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不知我者薄情之人也故謂彷徨不去將何所求乎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怨之之深也韓子曰不知造物者意竟何如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此言悠悠蒼天者其意亦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黍之抽私也稷穗下垂故以興心之如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壹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實者黍之實既堅好也噎者憂之深而不能喘息如
人之食不下嚥也初見稷之苗再見稷之穗終見稷
之實大夫行役往來非一歷時月之久也初至則心

行役而可無歸期乎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言非但雞之棲也當日之夕羊牛亦知歸矣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言行之久當歸不歸安得而不思之乎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言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何時能會也桀者釘木以為雞棲也羊牛下括言牛羊歸至于棧也苟無飢渴願夫在外不至飢渴也

君子陽陽

舊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與洋洋同得志之貌執簧執笙竽也由房自房而出也其樂只且以伶官之賤事為樂亦猶簡兮以伶官為榮乃玩世不恭之意也只且語辭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執翿舞者執羽旄之屬由敖就舞位也

揚之水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戍圻內之民戍之故戍者怨思而作此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三章皆興也揚水之弱不流束薪以興家之人不能與我同戍申懷哉懷哉思之甚切也曷月還歸言歸期未卜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甫者呂侯之國申甫相近必昏姻之國故并戍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許亦與申相近故併戍之以平王之母申女也故遣兵戍申然幽王為申侯所殺而不能復讎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惡得為子哉矧諸侯有難方伯之責圻內

之民專衛王室而使之遠戍亦非也其詩所以列于

變風也

中谷有蓷

凶饑之年室家相棄婦人述其悲嘆之意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

人之艱難矣

三章皆興也蓷益母草也暵日氣能乾物也中谷囿

幽陰之處而草因日暴至于乾死百穀之不收可見

嗟及矣

暵其濕矣言草生濕地亦因旱熯而死或曰草死而腐亦濕也啜然而泣悲哀之甚也何嗟及矣葢其心必有所悔者至此則亦無如之何也

兎爰

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是詩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爰爰者緩也兎性陰狡以比小人雉性耿介以比君子壞朝廷者小人也而禍患之來小人以巧計幸免如兎之脫于禍患而寬緩自得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如雉之陷身于網羅也我生之初尚無為言我生之時猶及見承平無事之日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罹者憂也言衰亂之時百憂交集也尚寐無吪吪者動也言庶幾寐而不動以俟死而已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其窮也若一涉尤人語便傷忠厚謂流離之時不能保聚而依托於人亦非必真以彼為父母兄弟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葛藟而在河之濆其滋蔓固得所也而我乃離鄉里違宗族而謂他人為父何耶雖謂他人為父人亦莫我顧盼是可歎也

淫奔之詩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葛可為布蕭可焫以降神艾乾之可以灸其采者淫奔而託此以行也一日不見其始如三月其中如三秋其後如三歲思之愈切而願見之速也

大車

周室既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故淫奔者

畏而賦之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三章皆興也大車亦乘車以其為大夫所乘故曰大車爾檻檻車聲也毳衣毳冕之服也如菼者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葭菼之色也豈不爾思爾指所與私者而言畏子不敢子者君爵尊其大夫故以子稱之畏大夫而不敢奔雖不能如二南之化俗而其政令之行亦可謂嚴而有禮矣

之子此人也佩玖冀其以是爲贈也

鄭國風

鄭者宣王弟友所封之國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平王東遷武公佐王得虢檜之地乃徙居之施舊號于新邑焉

緇衣

鄭桓公友暨子武公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美之者如是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三章皆賦也緇衣者卿大夫居私朝之服宜者稱也

賢而有徳稱其服也館者所居之私第也粲米之精

鑿者為王之司徒自有常禄惟其愛之至故欲為之

製衣又欲饋之糧食以表其好賢之情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程子曰席有安舒之義按此詩言致敬於賢者唯衣與食春秋傳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矧大臣之賢邦賴以治民依以安衣食之奉必精美而豐厚也宜哉故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以為敬賢之道固當如是也

將仲子兮

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則甚于外人父母之言又甚于諸兄其侵陵者愈廹
近則畏懼之心愈加謹是女者比之野有死麕之意
亦近之母乃悼其前行之失而知自悔者耶夫子編
詩與淫奔諸詩異類蓋亦嘉其志也

叔于田

鄭莊公弟共叔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而美之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三章皆賦也言叔段往田獵則里巷之中若無人焉

非真無人也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巷無服馬言無有乘馬者武言其勇也夫逐禽走馬宴飲固貴公子之常事叔段因此以聚結徒衆欲傾其兄故其黨褒稱之者如是

大叔于田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後篇加大以別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三章皆賦也執轡如組言其御馬便習執轡在手如組之柔也兩驂如舞言驂馬諧和中節如舞之有容儀也叔在藪火烈且舉山谷之間有草木而無水謂之藪乃禽獸之所聚也火烈者火之熾盛蓋焚林而田也襢裼暴虎言叔自裸襢而徒手搏虎也末句又

言請叔無狃恃其勇而輕進恐為虎所傷也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黄者四馬皆黄也兩服者當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襄者駕也兩服稍向前故曰上襄兩驂稍次於服後

故曰雁行兩抑字發語辭四忌字助語辭騁馬曰磬

止馬曰控舍拔曰縱從禽曰送總言叔之善射善御

也

清人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敵于河上久而不名師散而歸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此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三章皆賦也清人在彭言清邑之人為軍士者從高克在河上之彭邑也駟介旁旁四馬被甲而旁旁然馳驅也二矛重英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于車上其朱羽為飾者重累而見也河上乎翱翔

游戲而無所為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喬者矛上勾以懸英英盡唯勾存也逍遥亦翺翔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也左旋右抽言在車左者旋車在車右者抽刄中軍作好言軍中惟游戲為樂而已　胡氏曰克有不臣之罪誅之可也愛惜其才

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之境上坐觀其
離散而莫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罪之深矣

羔裘

美其大夫之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三章皆賦也羔裘者大夫之服如濡潤澤也洵直且
侯言服此羔裘者情直而美也彼其之子言彼人也
舍命不渝言其止于命分不變其心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豹飾以豹皮為飾也孔武有力甚武而勇也邦之司直乃主張直道之臣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晏者服此裘而安然處也粲者裘上之飾爛然而鮮明但三英之制未有考耳

遵大路

淫婦留其所與私者之辭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男子遵大路而去婦人留之曰摯其袪不實說也言與我故舊不可速去寁者速辭夫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兮不寁好也

無我䰩無以我為醜也好情好也

女曰雞鳴

賢夫婦相警戒之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翶將翔弋

鳧與鴈

女曰雞鳴婦之警其夫也士曰昧旦夫若以不止於雞鳴矣子興視夜婦又語其夫起而視夜之何如明星有爛夫出視之言啟明之星爛然天果將明矣將翱將翔夫遂翱翔而往也弋鳧與鴈弋取鳧鴈而歸也以生絲繫矢而射謂之弋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言加之則射而中矣與子宜之言當烹之而調和
得宜也宜言飲酒則以之飲宴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言鼓琴瑟以為樂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而士無故
不去琴瑟此言弋鳧雁又言琴瑟葢皆丈夫之事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婦愛其夫不徒飲酒相樂又欲其親賢友善故知子
能致賢者之來又能順之好之則以雜佩報答而敦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舜英舜華之英也將將佩玉聲

山有扶蘇

淫女戲其所私者之辭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小木子都美士也狂者狂子也且語辭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者成也成其懽好也

狡童

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飡兮

賦也彼狡童之不與我言是棄絶我也然豈以爾棄絶我而不能飡乎言悦已者衆爾之不至亦不憂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四章皆賦也淫亂之俗昏姻不以禮女自擇男子而嫁之曰子之丰者言男之丰滿也俟乎巷男子先求之也悔不送先疑之而後悅之故悔其不送之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子之昌者男子之盛壯也俟乎堂者男先求之至女之堂也將亦送也此二章皆言來昏之始女愆期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錦裳服之美于中者褧衣褧裳服之襲于外者

女自言衣服美而且備其嫁易矣叔兮伯兮字呼其
男子愛之故敬之也駕予與行言以其車來與之偕
行葢令其親迎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與歸者與之偕歸後二章又言親迎禮成也
東門之墠
男慕女之辭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之墠言城之東門有墠除其地而平坦者也茹藘茜草可染絳者坂陂也又澤之障曰坂門之傍有墠墠之外有坂坂之上有草識女之所居也室邇人遠歎見之難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門之傍有栗樹栗樹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女之所居也子不我即言思慕之切恨其不來就我也

風雨

淫奔之女見所期之人而心恱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且雨淒淒然也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者夷平也當此風雨晦冥之時而見所期之人我心云何不平耶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風雨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也言未見君子積

思至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也已止也胡不喜者至此而悅徵于色也

子衿

亦淫奔之詩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三章皆賦也青青純緣色也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言子衣青青之衿我之思悠悠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予女男女自相謂也迋誑也誠以無信人言謂他人實欺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人實不信以他人之言皆無實之言也

出其東門

以陋妻為悦亦可謂有志操者矣

出其闉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娱

闉者曲城又曰城内重門也都者城上之臺即今之當門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茹藘可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聊可與娱言夫婦相娱樂也

野有蔓草

男女相遇于草野之詩也

此詩亦敘淫奔者之辭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二章皆賦而興也溱與洧方渙渙兮言水當春水解而散流也士與女方秉蕑兮蕑即蘭也生澤畔似澤蘭員莖白華紫萼八月華又名香水蘭澤蘭則方莖蘭之澤可作膏塗髮鄭俗以上巳采蘭水上以祓除

不祥故士女皆秉持之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語辭
蓋女邀士以往士樂從也洵訏且樂言洧水之外信
寬大而可樂也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言士女錯雜
相與謔浪且以勺藥為贈而結厚恩情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
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將當作相
瀏其清矣言二水深而且清也殷其盈矣言士女之

集水濆者衆而感也　傳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衛詩二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也

詩演義卷四